

独白

张鲁豪(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端详镜中的自己,忽然发觉,脸上那股稚气已悄然褪去。细细想来,并非时间流逝得太快,而是回忆太过沉重——它总能把漫长的岁月,压缩成几个闪回的瞬间。

故事要从北方一座小县城讲起。我出生在那里,巧的是,几百年前的同一天,王荆公(王安石)亦在此呱呱坠地。文化广场上,各体书法碑刻连成恢宏册页,父亲曾耐心地领我一一辨认,那是我对书法与诗词最初的启蒙。中都文苑的湖水里,沉睡着我年少时捞鱼失手落下的网;后来读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桶中鱼儿蹦跳的景象倏然浮现,溅起一片湿漉漉的波光。

后来,我随父亲迁居济宁,那座被誉为“运河之都、江北姑苏”的老城。夕阳斜照时,我常踱步于竹竿巷的青石板上,两旁店铺林立,琳琅满目。我沉浸在这座城的历史烟云里,遥想二十五岁的王阳明沿运河南归,

途经任城时挥笔写下的《太白楼赋》,那句“曰太白之故居兮,俨高风之犹在”,至今仍在耳畔回荡。

年岁稍长,我沿着王阳明的足迹,去往“杨花落尽子规啼”的夜郎故地。在贵阳连绵的阴雨里,我仿佛在与数百年的时光对话。王阳明曾在此静心沉思,终以阳明心学照亮后世。我怀着朝圣之心停留许久,修文龙场的岁月,不仅淬炼了王守仁,也仿佛隔着时空,触动了一个在雨中穿行、试图寻找答案的青年。他在这里找到了“心”的归宿,那或许正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澄明之境。

一路行走,一路回望,我终于明白:成长并非褪去稚气,而是将过往的馈赠——那些碑刻、湖影、巷陌与雨声,一一内化为生命的底色。从此,每个当下都成了可被书写的事,而笔,始终握在自己手中。

如此,我便打起精神,继续向前走去。

紫花风铃

苏伟(广东省)

在时光荒芜的断崖边
你如一封未拆的紫色信笺
被岁月风尘轻掩,藏着箴言
每一片花瓣如时光碎片
幽紫是夜沉淀的思念
在寂静里,泛起层层波澜
花蕊藏灯盏
照亮了黑暗中迷失的航线
风铃轻响,似故人的呼唤
唤醒了心底沉睡的眷恋
这紫花风铃,于喧嚣尘世里
以紫色芬芳抚慰疲惫的灵魂
让漂泊的心有了栖息的港湾

冬天畅想

孙嘉平(辽宁省)

就做一把红伞吧
雪地里,等你姗姗走来
伞下驻足
留下彼此心跳的脚窝

抑或做一条红色的领巾
在我胸前,迎风热烈
茫茫雪野
伴你白色裙纱,衣袂飘飘

我的畅想,在漫漫的冬夜
没有他求,更没有奢望
如果你是含笑的腊梅
我做雪花为你付出生命的全部

雪落故园

娄权(广东省)

像疲惫的归人,雪花从天边
蹒跚走来,揣着远方的消息
总是在子夜,抵达梦中的故园
那时,月色静谧,麦苗裹薄雪
在寒风中窃窃私语
腊梅挺直腰杆,打开春天花蕊
又有一位善良的老人离去
就像山花凋零,带着深深依恋
亲友像雪花,从天边归来
围坐老宅,和老人做最后告别
院子里的雪花开始融化

下雪的日子里

王立场(黑龙江省)

小时候下大雪
父亲套上牛车
带上我和两个妹妹
还有干粮、水和喂牛的草料
去很远的山里打柴
雪把脚冻木冻麻
干粮和水冻成冰坨
只有牛低头吃着不冻的草料
如今下雪的日子里
躺在暖屋软床上玩手机
玩累了下楼去
拍几张雪景放到朋友圈
炫炫大东北的美
火锅蹲在饭桌中间静候主人
只是缺少了我的父亲

大寒之际

丁显涛(辽宁省)

以寒之名
我们用热情与忠诚
将寒冷逼出体外
用坚定的步履
探寻冬兵
我们一步步走近寒冷
感受切肤之痛
大雪覆盖了凌乱的脚步
但带不走孤独的灵魂
我们一步步接近春天
也越来越发现
寒冷的真相

冬的诉说

董哲(广东省)

粉墨登场前,他已在后台
酝酿了许久的情绪
在秋风里,他与落叶
一遍遍演练出场的姿势
凄凉和萧瑟是秋留下的残局
他借羸弱的暖阳武装自己
把心中的苦寒一忍再忍
把生命的长度一减再减

风雪中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渐渐长出春天的词汇
直到长眠于更冰冷的尘埃
那一声声刺骨的痛
化作一行行热泪
用力润色盎然的春意

下雪的日子

凤萍(香港特别行政区)

将每一片雪花点燃
星光闪过睁开的眸子
沿着长长的足迹
寻找白色的童话
天空的絮语在山河交融
又将送给我春暖花开的春天
展一汪深深浅浅的笑窝
因为你的洁白
这个世界没有了遗憾
雪人也有了华丽的心跳
引来路人长长的笑
我在笛声里寻找
那只春日遗失的蝶
合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和漫山遍野的爱情

盛夏里灿烂的古厝

许加伟(福建省)

侨乡灵水,灵源山孕一方净土
古朴大厝,缭绕着千年香火
深情呼唤间,九座图腾默然伫立
静静守望,世纪大道西南一隅
垒砌红砖条石,载满岁月憧憬
织就时光温馨,凭依青峰万仞
汲引山间灵气,倒映灵溪澄澈
装点古村轮廓,燃起火般炽烈
百年风雨荡涤,直把灵水作杭州
我默然行走
悟得宁静致远,悠然坐进古厝
静静聆听,灵水驰骋的足音